

大医精诚：“协和”的追求与准则

沈 悌*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 北京 100730

《协和医学杂志》创刊了!

这是在“协和”将近百年的历史中出现的新事物,值得祝贺与关注。既然冠以“协和”之名,不由地又引起我们对“协和”的种种思考。

“协和”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如果你在著名的搜索引擎中键入“协和”二字,跳出的第一个条目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其实北京协和医院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两者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协和”是美国石油大王与慈善家洛克菲勒的精心杰作。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的“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样板,于1917年至1921年投入750万美元巨资建成了“协和”,目标是:在当时医学落后的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医学院与医院”。他们成功了!

对于患者来说,“协和”是千里奔波、寻医问药的终点站,是生与死的裁判所。“来到了协和,死而无憾”,朴素的语言,使“协和”背负了难以承受之重。精湛的医术、悲天悯人的医德、国际水准的设备、最近问世的新药,这些成就了“协和”在患者心目中近乎神奇的地位。“全国人民上协和”也造成了患者“彻夜排队,一号难求”的尴尬局面。

“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领跑者,培养出众多的医界精英。追根溯源,中国很多著名的医学院校和医院都受到过“协和”的影响。“协和”以其严谨、求精的风格获得尊敬。在医疗法规尚不健全的时代,“协和”的制度成为行医的“标准”,可以说,“协和”曾为当代医生与医院的榜样、追赶与超越的目标。

“协和”的医学教育独具特色,漫长的“八年一贯制”基于对医学教育规律的深刻认识,“少而精”的原则贯彻于“淘汰制”的施行中。固然不少莘莘

学子对此望而却步,但“协和”仍是“立志从医”者的追求。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才俊,聚首在长街闹市中、青砖绿瓦下的“协和”院区,“清心寡欲,挑灯苦读”,“日以继夜,呵护生命”。将“协和”称为中国医学界的“最高学府”当不为过。

1951年,中国政府接管了“协和”,经历了8年抗日、3年内战的新中国面临城乡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各个领域展开了大规模建设。“协和”成为医药卫生战线的“精锐部队”、卫生部手中的王牌之师。朝鲜战场揭露美军的细菌战,组建北京重要的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率团赴美完成两国医学交流的“破冰之旅”,重大疾病、伤亡事件的救援,中、外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在这60年中,“协和”以行动显示了自己是卫生行政部门的得力助手。

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视角,都可以看到“协和”的价值与影响,回顾这些,绝不是为了陶醉或吹嘘,而是想从“协和”成功的历史,找到21世纪“协和”的方向。

今天的“协和”应当追求什么?应当怎样去追求?

“协和”从不追求“大”,更不攀比“多”,“协和”不满足于“好”,“协和”要力求“精”。医术要“精湛”,学问要“精深”,队伍要“精干”,培养的人才要成为“精英”。如果《协和医事》一书的作者说得不错,那么90年前的“协和”办校、办院的方针就是要“小而精”。21世纪的“协和”应当有勇气和自信,在改革大潮中不为“浮名、近利”所动,甘于寂寞,乐于奉献,哪怕没有“华服、美食、豪车、豪宅”,也要坚守自己的信念:求精!换句话说,“精”代表了“质量”,套用流行说法:无质量,不“协和”。

追求是一种行为,行为就应当有规矩,有准则。有些“协和”的行为准则见诸文字,如著名的“绿皮书”。更多的规矩是以“协和传统”的方式流传

*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

至今，譬如查房、会诊必须亲自检查病人；反对没有针对性的检查；拒绝处方价格昂贵、疗效不佳的药物等。“传统”是保守的，“协和传统”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应固步自封，需要与时俱进。但是，“传统”或行为准则的改变要有底线，优良“传统”的核心不能丢弃！在“协和”的传统中，最宝贵的是“诚实”，最不能容忍的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有人声称：为追求正确、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这在科学界、医学界纯属谬论！古人云：“业精于勤”。知识的获取，医道的长进，研究的成功，无不需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别无捷径。若今天为图省事，在出院记录上完全 copy 入院记录，明天就可能投递剽窃来的文章。“诚信”应该成为协和的最高行为准则，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

有人说：医圣时代已过，良医风韵犹存。的确，历史不能复制。但是，“协和”是为患者而存在，医生当以解除患者病痛为己任，何需过多虑及名号与头衔？当初林巧稚、张孝骞等前辈也并非为成圣贤而来到“协和”！对任何在“协和”从医、行医者而言，只要医道、医术精益求精，待人处世诚信为先，无论资历深浅、职位高低，皆可称之为“协和大医”，是谓：大医精诚！

《协和医学杂志》有“协和”之名，就要办的名实相符。内容要精，应言之有物；水平要高，勿以学生论文充数；学术与临床兼顾，要有特色栏目；审稿须细，杜绝抄袭。期盼这份刊物早日进入世界著名医学杂志之列！

（收稿日期：2010-05-10）

· 医学新闻 ·

吹响向炎症性肠病进军的号角 记 2010 年协和-克利夫兰炎症性肠病研讨会

2010 年 4 月 17 日，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和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消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2010 年协和-克利夫兰炎症性肠病（IBD）研讨会”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

来自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 Victor Fazio 教授和沈博教授分别介绍了炎症性肠病的手术和内科治疗方法。沈博教授还就 IBD 与难辨梭状芽孢杆菌的关系做了生动的评述。国内专家也从 IBD 整体治疗策略、手术时机和方法，以及 IBD 营养支持等方面做了精彩的报告。在会议尾声，由协和消化科提供的两个 IBD 病例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在讨论过程中，各位专家不仅各抒己见，互相之间还有辩驳诘难，把现场的学术气氛推向了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0 名消化科和普外科医生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

IBD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是以肠黏膜免疫调节失衡为基础，以反复肠道溃疡、出

血和梗阻为主要表现的疾病。IBD 并发症多，致残率高，迄今尚无根治手段，病程大多迁延难愈，给患者和社会均造成沉重负担。该病原本在欧美国家较为常见，随着我国人民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日益西化，这一痼疾在我国的发病率已呈上升趋势。

协和消化科多年来在 IBD 基础和临床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目前国内 IBD 的诊治水平参差不齐，由于广大基层医院对该病尚不熟悉，不仅误诊、漏诊时有发生，用药不合理的现象也很普遍。有鉴于此，协和消化科将与国内外同仁共同努力探索 IBD 的发病机制和诊疗手段，并将不断加强继续教育，为提高我国的 IBD 诊疗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 吴东 舒慧君 朱峰）